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世界通史

第二册

周谷城 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世界通史

第二册

周谷城 著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第二册 目次

第二篇 亚欧势力之往还

第一章 波斯势力之兴起.....	244
一 自然环境与人民.....	244
自然环境之变迁——土著人民之生活——共同语言与宗教——帝国以前之西亚	
二 波斯帝国之兴起.....	256
波斯势力之中心——西鲁士的出身——西鲁士的革命——波斯帝国的创造——大流士王的远征	
三 波斯帝国之组织.....	267
专制权威的代表——行政区域的划分——中央与各省的联络——各省贡纳的情形——军事势力的组织	
四 波斯帝国与希腊.....	277
波斯希腊之对立——伊涅尼人的革命——波斯希腊之战——争——波希战争与文化——波斯文化之地位	
第二章 亚欧势力之往还(上).....	291
一 亚力山大之东征.....	291
波斯统治之就衰——马其顿人之兴起——远征事业之预备——亚力山大之远征——远征印度之影响——亚力山大	

之逝世——继承势力之三分	
二 由大夏安息到波斯中兴.....	308
大夏安息的独立——大夏地位之重要——安息人民的生活——安息帝国之组织——中国、罗马与安息——波斯势力之中兴——人民的生活与政治——新波斯的国际地位	
三 阿刺伯势力之西进.....	333
阿刺伯人的生活——回教以前之信仰——穆罕默德之创教——回教帝国之成长——统治性质之变化——国际商业之中心——回教文化之发达	
第三章 亚欧势力之往还(下).....	358
一 十字军之东征.....	358
色尔柱人之兴起——色尔柱人之地位——十字军之起因——十字军之东征——东征之影响	
二 蒙古人之兴起.....	372
蒙古人民之生活——成吉思汗之地位——诸种部族之统一——蒙古帝国之创造——帝国盛时之文化	
三 蒙古人之西进.....	391
中亚伊朗之攻占——亚洲西极之攻占——欧俄诸地之攻占——蒙古治下之欧俄——多瑙河流域之攻占——回教统治之推翻	
第四章 欧洲文化之演进.....	409
一 由希腊到罗马帝国.....	409
由希腊到罗马——意大利人之生活——罗马帝国之萌芽——罗马帝国之创造——帝国政治之演变——经济社会之演变——文化演变之特征	
二 北方蛮族之南下.....	442

北方蛮族之生活——蛮族罗马之相反——罗马帝国之就衰——北方蛮族之南侵——欧洲文化之变动	
三 基督主义之传播	462
基督主义之远源——基督主义之发展——各种蛮族之基督化——基督教会与政府——庵堂生活与文化	
第五章 亚洲文化之演进	483
一 由周末到秦汉帝国	483
民族统一之趋势——秦人势力之发展——统一中国之秦帝国——安定东亚之汉帝国——秦汉时代之社会——学术思想与制度	
二 西北民族之进逼	509
西北民族之生活——西北民族之进逼——汉族被迫而南迁——后魏之安集政策——统一帝国之再建——领导东亚之隋唐	
三 佛教文化之传播	528
佛教东来之开始——东西信徒之往来——佛教经典之翻译——寺院生活之发达——佛教所遭之反攻——佛教文化之成分	
第六章 东西文化之交流	547
一 东西交通的道路	547
各大帝国的秩序——陆上交通之道路——海上交通之道路	
二 东西贸易的活动	559
东西陆路之贸易——丝品贸易之发达——东西海上之贸易——回教商人之势力	
三 东西文化的交流	570
养蚕方法之西传——造纸技术之西传——印刷技术之西	

传——火药、罗盘与瓷器——希腊艺术之东传——各种宗教之东传——植物知识之东传

亚欧势力之往还

第一章 波斯勢力之興起

上

一 自然环境与人民

自然环境之变迁

波斯势力全盛之时，曾在历史上创造空前伟大的帝国。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帝国版图之大，东到印度河以东，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北达里海及妫河，南滨印度洋。于今阿富汗、俾路支（即巴鲁吉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以及印度西北一部分土地，苏联南部中央亚细亚一部分土地，阿剌伯北境一部分土地，欧洲的兹雷斯（Thrace），非洲的尼罗河流域：皆在波斯帝国版图之内。这帝国的创造成功，较西方的罗马帝国为早，较东方的秦汉帝国也早。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帝国。

这个帝国的自然环境，就今日的情形看来，有好些地方，尤其是伊朗高原及中央亚细亚一带，并不怎么好。照塞克斯氏（Sir Percy Sykes）研究的结果看，这一带地方，气候干燥，雨量不多，森林稀少；出产品种，更不丰富。例如自巴鲁吉斯坦（Baluchistan）至伊朗的给尔满省（Kerman Province），其间足有一百五十英里之地，人烟稀少，在今日只可供游牧人生活。然而当亚力山大东征之时，带着希腊军队到这一带，据希腊史家亚立安（Arrian）所述，不唯不感困难，而且人马即刻可得到丰富的给养。情形如此，那一定

是这带地方的气候，自古至今都在变化：古时这里大概很好，后来渐渐变了，所以有些地方几乎是不适于居人的。塞克斯氏是研究这一带的权威学者，他断定这里古今气候有变；他的意见约略如下：

气候对于土地的构成，人民的生计，政治的形式，历史的发展等等，既已有极大的影响；则研究这一带的气候在历史各时代中有无变化，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汉丁敦氏(E. Huntington)对此问题曾有专章叙述。氏除仔细考察罗布(Lop)盆地，吐蕃(Turfan)及夕斯坦(Sistan)等地的气候，注意其渐变为干燥外，并采用我的意见，以为波斯所辖巴鲁吉斯坦与给尔满等地，在距今二二〇〇年，亚力山大东征之时，其气候必远较今日为优良。例如亚力山大带着希腊军队所经过的一段地方，自巴鲁吉斯坦的班帕流域(Bampur Valley)至给尔满省的鲁把(Rudbar)地方，其间距离，足有一百五十英里。我于其中，没有看见一所房屋或一个村庄；整个区域，在目前实在只够游牧人生活。像这样的地方，如果希腊的大军，不费好大的气力就能走过，那几乎是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然而希腊史家亚立安(Arrian)居然谓希腊大军一旦达到班帕流域，便即刻找到丰富的给养，足够维持两月的生活。经过两月的休息，远征的英雄们又可很舒服地走过南部波斯。这些地方，我们旅行经过，费力极大，粮食等项，均须事先预备，与亚立安所示截然不同。此外汉丁敦氏还举了许多实例，都足以证明波斯气候渐渐趋于干燥。

塞克斯氏的意见，见于其所著《波斯史》(*A History of Persia*)一书第一卷第一章。汉丁敦氏则于《亚洲地势之变迁》(*The Pulse of Asia*)一书中，谓中亚一带的气候，在过去两千年中，有大变化；

而这方面民族生活的种种遭遇，则与此直接有关。其大意云：

我们如想懂得现在中亚一带的地理情形，切不可把他视为长期不变的固定现象，而应视为时时在变迁中的一种结果。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这一带有一种极显著而普遍的变化趋势，即气候渐渐变成干燥是也。在较为干燥的地方，有好多可以耕种，可以畜牧的土地，大大地减少了，因之，可以居人的土地随着缩小。反之，在山区中有些较为润泽的地方，气候的变化却又是很好的：这些地方，气候不是很潮湿了，雪也不多了，因之，更适于住居。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气候趋于干燥，实在是人类的不幸；饥荒大患便从此发生。这些饥荒大患，又是战争及人类之大移徙的实在原因。战争与移徙，曾使许多朝代，许多帝国，趋于灭亡；也曾使许多新民族，许多新文化，趋于成长。反之，假如一个地方的气候渐渐变成润泽的，则居民的生活情形当随之改善，生活必渐趋于舒适与繁荣。在这等地方，战争发生的机会必较少，人类的心思才力，可多用于创造文化的学术方面。

中央亚细亚的历史大势，与该方面的气候变化是相适应的。气候变好，是历史上繁荣进步的时代；气候变坏，则生活贫苦，人口凋残。我自己所作许多考察，足证气候变化与历史盛衰相应的道理，可应用于很多地方；至少在西起土耳其，东至中国本部的这三千英里地域中可以应用。此外还有一些事实，虽尚未经详细考察，然而也足以证明气候与历史相适应的道理，实可应用于旧大陆，乃至新大陆一切有历史文化的地方。例如中亚居民中，普遍的贫穷、饥荒、生活萎缩等，恰与比较的进取、繁荣、生活舒适，成一反比。因此，战争、混乱，乃至

人民的移徙，常常发生。民族与民族，常在新的物质条件下，彼此混合起来；新的物质条件又能养成新习惯与新品种。

中央亚细亚一带，古今气候的变迁，若拿给尔满省的两种描写作一比较，更见明白。关于该省近代的描写，出自塞克斯氏，其大意云：给尔满省有些地方为纯粹的沙漠，有些地方间或杂有肥沃之区。至于河流，大概是没有什重要性的。至若关于该省古代的描写，则出自斯厥波氏（Strabo），其大意云：给尔满省，实一肥沃之区；不独一切物产都有，就是树木之类也都是很大的。这里有河流灌溉，也有一长条沙漠与安息相接连。就在十二世纪以后，这个地方也还在向坏的方面变迁；所以有穆罕麦德时代的许多城市，都因缺乏水的供给，沦为废墟，不能恢复。

土著人民之生活

在上述自然环境中之土著人民，统称雅利安人（Aryans）。他们发迹的地方，有人以为在南俄的草原地带，有人以为在里海的西北方面。他们的向外发展，或东入印度，或西入欧洲，所以又有“印欧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之称。入波斯的，就叫波斯人。至于他们所以要离开老家，而向各方面发展，据他们自己的传统说，有一种恶魔的势力，把地面冰冻起来，不能住人，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老家。塞克斯氏以为这种传统的说法，可能意味着气候的变迁：气候愈变愈干燥，他们便不得不向外发展。至于向波斯境内发展的时代，或早或迟，并无一定。据莫尔干氏（Jacques De Morgan）的估计，入大夏（Bactria）的一支，其南下时代，约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以前；入波斯西北境的一支，叫麦狄人（Medes），其南下

时代，约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更有一支叫卡色提人(Kassites)，他们可能是麦狄人中的一族，早在公元前一九〇〇年时就建立了朝代。就这几个例子看，雅利安人的陆续南下，当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

他们南下之初，所到之处，当然还有更早的土著人民。这些人或被屠杀，或被驱逐，或被驯服而与外来的雅利安人和平相处。据希罗达特(Herodotus)所述看，经过这样遭遇的民族，大概不少，所以他的大著中还记下了许多名称。不过我们这里所谓土著人民，系泛指雅利安人南下以后，波斯帝国建立以前，这一广大地区里各种各样的民族而言。他们各因处境的不同，形成彼此之间的许多差别，然而仍有其较大的同点，即：一、同操古波斯语言(Zend language)，二、同信琐罗斯德(Zoroaster)所创的祆教是也。至于生活，多带游牧性质；定居生产，似乎还不通行。格罗特氏(George Grote)于其《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第四卷第三十二章中有一段描写，大意云：

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达查哥罗山系(Zagros)，北抵妫河及里海，南滨波斯湾及印度洋，有一广大地区；其中居民种族极不一致，然而大多数都属琐罗斯德教的信徒，都操古波斯土语。这个地区，当地居民称之为伊朗(Iran)；地势高耸，气候寒冷，森林不多，雨水更少；至少中部诸地是如此的。有很多地方是沙漠，不适宜于文化的发展。也有些地方是很肥沃的，有雨水可储，灌溉方法也可使用；这些地方便有密集的人口。但是继续的耕种仍不可能；所以自古至今，伊朗的人民，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综括说来，北部多山地，有很好的牧场；夏季气候尤为新鲜，所以古代的国王多到这里避暑。南部多平

原，水土较为优良；唯濒海的斜地，气候较为干燥。麦狄人（Medes）、波斯人（Persians）等在这一带牧马，其辛勤是可以想见的。各地人民在广大的伊朗境内，因所处的地方不同，彼此当然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因为他们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远源，信仰有一种共同的宗教，其品质更相差不远，终于形成一个伟大的集团。与印度河以东的印度民族不相同，与查哥罗山系以西的亚述人也不相同，与里海及乌拉海附近的游牧民族更有分别。他们没有印度人及亚述人那样善于生产，也没有里海附近的游牧人那样凶猛好战。

据塞克斯氏说，雅利安人南下之时，还是原始的游牧民族，还才开始学习农耕，建立城市；还不知使用文字。大意云：

南下的雅利安民族，是一种原始的游牧民族；他们有马、有牛、有羊、有山羊，并喂了看家的狗。他们旅行的时候，乘极粗笨的车子；他们的男女配合，还是行的掠夺婚姻制；他们的家庭组织，还是以家长制及多妻制为基础。他们已知金、铜及金银混合物等的用途；但他们的艺术制作尚极简单，且限于装饰方面。他们还不知书写的方法。积时稍久，他们乃渐渐定居下来，学习耕作，组织乡村，并建立城市等。至于政治组织，进步很慢：各处实行的，都是组织极松的族制；除遇外患，彼此是各不相干的。

共同语言与宗教

由上所述看来，使各地土著民族团结为一整体的，凡有两种要紧的工具：一曰共同的语言，二曰共同的宗教。（一）关于共同语言，塞克斯氏以为雅利安各种土语尚未分化形成以前，实属于一个

共同的雅利安语系或印欧语系，这大概就是所谓古波斯语者。古波斯语的遗迹，据塞克斯说，在大流士(Darius)时代的比士墩石刻(Inscription at Behistun)上也还保留着一些。古波斯语，与波斯以外的雅利安人或印欧人的语言原属同系，颇多相同之点，这有很多实例可证。发克斯氏(W. S. W. Vaux)随便举了八个例子，便也可见一般。例如：

古波斯语	梵语	拉丁语	日耳曼语	英语
Br̥tar	bhr̥?tar	frater	bruder	brother
Man(to think)	man	mens	meinen	mean
Duvar	dvara	fores	thüre	door
Łta (to stand)	sth̥	sto	stehen	stand
Mam	m̥m̥	me	mich	me
M̥tar	m̥?tar	m̥ter	mutter	mother
Tuvam	twam	tu	du	thou
Pad	p̥da	ped-em	fuss	foot

(二)共同的宗教，即琐罗斯德(Zoroaster)所创的祆教是也。这可分数项述之：一曰波斯固有的信仰。在祆教创立之先，波斯人中，早有其宗教信仰；他们崇拜天、地、日、月、水、火、风等神。祭祀的方法为高登山顶，当空陈献祭品，向所祀之神祈福；祭后则将祭品自由处置。希罗达特(Herodotus)云：

波斯人没有偶像，没有神庙，没有祭坛；以为要用这些，便是愚蠢。这大概因为他们不像希腊人，不相信神的需要与人的需要相同。然而他们欢喜登高山顶上，向天神或头上的苍天陈献祭品。他们也敬祀日、月、地、火、水、风等神。这是自古传下给波斯人的宗教信仰。波斯人举行祭祀，不设坛，不燃

灯，不奠酒，不奏乐。举行祭祀的人只须把牺牲品置于清洁的地上，呼唤神名即得。至于祈祷，不许只为个人；必须为国王，为波斯人全体。祭祀的一切手续，准备完了，便有祭司一人，为颂圣诗一篇。稍等些时，乃将祭品收去，自由处置。

祆教创立之先，波斯人有这么一种固有的宗教；这正如印度人一样，在佛教创立之先，也有其固有的宗教。而且伊朗方面波斯人中固有的宗教与印度方面雅利安人中固有的宗教是相通的。印度在毗陀时代，崇拜自然；伊朗在祆教之先，也崇拜自然。代表自然神的字眼，据爱德瓦氏(E. Edwards)指出，两方有相同者。如梵文中的 Asura，波斯神典中的 Ahura，都是代表至上神的，又如梵文中的 Deva，波斯神典中的 Dæva，都是表示与天有关的字眼。

二曰琐罗斯德之创教。祆教的创始者琐罗斯德，是阿泽佩占(Azerbaijan)的土著，可能是一个以祭司职务为生的人，但其详情现在无法知道。他出生的年代，有些学者以为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有些学者则以为是公元前六六〇到五八三年之间的人。这自然以后一说为迫真；不过是否确凿，还待考证。在创教之先，他究竟打算要创一种什么教；这从上述自然环境的变迁，土著人民的生活，天地等神的信仰，可以推知大略。凡宗教的产生，必与人民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祆教自不是例外。就穆尔氏(G. F. Moore)在其《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上所述的看，祆教似乎是由改良当地固有的信仰而成，这大概不错。凡宗教的创立，必依多少固有的信仰以为基础，断不能一切凭空创立；即如犹太教，便也是这样成立的。琐罗斯德凭当地固有的若干信仰以创立祆教，正与以色列的预言者凭当地固有的若干信仰以创立犹太教，情形正同。且祆教的神典《阿韦斯大》(Avesta)与犹太的神典《旧约

全书》(Old Testament),形式也有好多地方相似:都是陆续纂辑而成,都包括仪式、戒律,圣诗等。

兹以教典之内容。祆教神典《阿韦斯大》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各项:一、祈祷文告,这是祀奉一切神祇时,由祭司宣读的;二、清洁戒律,这是要信徒大家遵守的;三、对于某些神所特用的圣诗;四、祭司及普通人民所私用的祷告。戒律一项中,凡包括三个重要原则:

- 一、农耕与畜牧是最高贵的职业。
 - 二、创造的整个过程,就是“善”“恶”互斗的过程。
 - 三、地、水、火、气等元素是很清洁的,不可污坏。
- 塞克斯氏以为第一个原则,实表现着祆教所主张的理想生活。第二个原则表现祆教的二元性质:一方面为善神,另一方面为恶神。善神所创造的,一切皆善,都是有益于人生的;凡祆教信徒,务必设法保护,使其繁荣;如出力的牛,守夜的犬,司晨的鸡等等,即其实例。恶神所创造的,一切皆恶,都是有害于人生的;凡祆教信徒,务必设法对付,使其消灭;如猛兽、毒蛇、苍蝇、害虫等等,皆其实例。第三原则表现一套宗教习惯:如以火为神圣象征,祭司办理神事时,必以物掩口;污浊东西不能倾入流水;人死,置于塔上,恐有污土地的清洁。更有奇怪习惯,以为一切病源出于恶魔;为着要远离恶魔,遂轻视病者。这三条原则,合起来看,第一条指出一个要获得善果的方向,第二条指出一个要培植善果的基础,第三条指出一个存善去恶的分界。三者都非常切合实际生活。穆尔氏谓祆教的信仰与雅利安人生活的转变不无关系。雅利安人南下之时,一面抛弃游牧生活,一面学习农耕生活;种田喂牛,成了他们的神圣本务。凡伤害牛种,或弃地不耕的,都与他们的生活方向相违,都在

被排斥之列。祆教神典中的原则，正与此相符。

四曰善恶二神之性质。只有善恶相斗，那是道德生活，而不是宗教信仰；要有宗教信仰，必设善恶二神。祆教的善神，其远源为雅利安神话中的“天神”(Sky-god)。琐罗斯德创教以后，即以天神为至上神，名曰“阿火拉”(Ahura)；或更普通一点，称为“大智尊者”，名曰“阿火拉马兹大”(Ahura Mazda)。因此祆教就叫马兹大教(Mazdaism)，马兹大至上神，上擎着天，下环着地，中悬日月，照耀四方；为宇宙之主宰，为智识之源泉，为幸福之精神；具有善良、正直、刚毅、慈悲、康健、不朽诸美德，与人类几乎无别。此至上神，本是创教者排去许多自然神而推尊出来的，但后来诸自然神仍被人尊奉，附祀于至上神之旁，如“光明”之神“米兹拉”(Mithra)，就是诸神中之一例。至上神在波斯皇朝中又常被尊为种族神，其象征符号为一立于由两翼合成的圆盘上之武士。这个象征符号完全是直抄亚述帝国的“亚述神”(Assur)之象征，其远源出自埃及。至于祆教中所讲的恶神，名曰“阿立曼”(Ahriman)，为一切邪恶之总源，与善神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善神的诸美德渐渐具体化，恶神的诸恶行便渐渐显露出来，与之相抗；于是善恶的斗争激烈进行，且胜负常无一定。不过恶神的势力终于要屈服；祆教信徒以为波斯王大流士(Darius)之能战胜一切，便是实例。

五曰祭司之任务及地位。祆教中的祭司，名曰“默吉”(Magi)，自成一个阶级；颇有人以为干他们这种职业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杜兰族”(Turanian tribe)中的分子。就字面讲，默吉一词，含有奴隶的意思；被征服而为奴隶的人，担任祭司的职务，大概也不稀奇，福来采氏(Sir J. G. Frazer)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例证。在祆教创立之后，这支异族中有许多人成了祆